佛說大淨法門經　鞠

西晋月支三藏竺法護譯

聞如是一時佛遊王舍城靈鷲山與
大比丘衆俱比丘五百菩薩八千一
切大聖悉得揔持辯才無量其所建
立分別聖慧解三脫門於三世慧無
所罣㝵得三昧定不可轉移十力無
畏一切具足尒時王舍大城有逸女
人名曰上金光首端正殊妙見莫不
悅色像清淨威耀如華往古所修德
本之報形體自然紫磨金色所可遊
居卧寐住立坐起經行其地變現亦
如身像設著繒帛其服自然轉為金
色無央數人莫不敬重見此女者視
之無猒言辭不麤柔和美麗顔貌光
澤無有憔悴其於王舍大城之中國
王太子大臣長者居士諸子與貪愛
心志欲得見隨其所遊園觀河側里
巷樹間便就從之男女大小無央數
人悉追其後欲觀察之尒時上金光
首在於異日與畏閒長者子俱市買
好物而相貢上供辦美食至遊觀園

駕駟馬車幢蓋珎寶明月之珠紫金
校餝布好座具賫持雜香思夷之華
從諸婇女至遊觀園而相娛樂音聲
唱和鼓樂前導供養之具載從其後
不可計人逐而觀之文殊師利者(晉
名濡首童真)於時從燕室出常發大
哀愍傷群生何所人者可以勸化令
發大乘以三品法興隆道慧神足變
化說法變化教授變化導利入律時
文殊師利見上金光首與畏間長者
子俱侶共載乘行詣遊觀園知女往
昔本行根源宿世有德吾應化之當
為說法必令解達文殊師利尋時變
身化為少年端正絕妙顏貌踰天見
者喜悅莫不欣戴姿容威曜蔽日月
光被服像類現於人間其所被服照
四十里自現其身如有所好文殊師
利被服嚴該觀察逸女所遊之路尋
在彼路而於前立適在前立其長者
子所乘及上金光首車馬被服尋則
覆蔽過不復現光耀滅盡猶如聚墨
在明珠邊上金光首遊逸之女時見
文殊師利顏貌英妙猶如天子身體

之明煒煒難及肌色悅澤被服有異光曜灼灼從其身出適見此已則自察已不以為奇貪其被服心自念言令欲捨此長者之子下車棄去當與斯人共相娛樂又願吾身得是衣服形貌光像適念此已文殊師利建立威神令息意天王化作男子謂彼女曰且止且止用為發是遊逸之心所以者何如斯人者不志色欲女曰何故息意天王報言是者名為文殊師利菩薩也女又問曰何因作字正謂菩薩為是天子乎為龍鬼神揵沓和迦留羅真陁羅摩休勒釋梵四天王耶息意報曰女欲知之非天龍神亦非釋梵斯者名曰為菩薩矣又能充足一切人願見衆生心有所求索不逆人意故謂菩薩也女心念言如今所聞必當施我妙好之服即下車往白言仁者願以此衣而見惠施文殊師利荅曰大姊若能發無上正真道意吾身尒乃以衣相惠女言唯然何謂為道荅曰欲知汝則為道女言云何文殊師利設不廣演分別誼者吾

不解也何謂我身則為道者尒時上
金光首即說頌曰
歎首願以　衣服相施　乃知仁者
志卬佛道　如天不雨　久遠之旱
若貪惜者　非真菩薩
尒時文殊師利以偈頌曰
假使女能　發道意者　吾乃當以
衣相惠施　若有堅心　住於道意
天上世間　悉為作礼
上金光首以偈重問
所謂道者　為何句誼　孰為說者
誰得道者　志趣經業　當何所習
得成佛道　開化未悟
文殊師利荅曰大姊欲知有如來至
真等正覺名釋迦文今現在說法演
身平等等奉行道於姊心中所念云
何豈不從已而生陰種諸入事乎女
聞此言蒙宿德本所積善行逮法光
明尋即啓言如是如是誠如所云因
吾我身致陰種諸入耳姊意云何色
有所念有所知乎女荅不也文殊師
利報曰姊亦當知道無所念無所分
別以是之故色則平等等道亦平等吾

庚

故說此汝則為道姊意云何痛想行
識為有所念有所別乎女答不也文
殊師利報曰道亦無念亦無所分別
痛想行識則亦平等道亦平等故說
此言汝則為道姊意云何豈可見色
處內若外及中間耶豈青赤黃白黑
紫紅為在某處某方面乎女答不也
文殊師利報曰道亦無見无內無外
亦無中間紫紅之貌亦無某處方面
之土色已平等道則平等故說此言
汝則為道姊意云何痛想行識豈可
見處內外中間五色之貟某方面乎
女答不也文殊師利報曰道亦如是
不處內外中間五色無彼無此亦無方
面也痛想行識則亦平等道亦平等
故說此言汝則為道五陰若幻虛偽
顛倒因從斯生道亦如幻假音聲耳
幻為平等五陰平等幻已平等道亦
平等故說此言汝則為道五陰如夢
無有本末道亦如夢本無處所夢以
平等道亦平等故說此言汝則為道
計於五陰猶如野馬迷惑之業從虛
偽興道如野馬自然之數亦無有造

斋

亦無報應是故野馬五陰平等野馬
已等道亦平等故說此言汝則為道
五陰鏡像像無所有道如鏡像亦無
所有以是鏡像五陰平等鏡像平等
道亦平等故說此言汝則為道五陰
假名而為行耳道亦假名而為道耳
五陰平等道亦平等故說此言汝則
是道
文殊師利謂言更聽五陰無造道亦
無造陰無自然道無自然陰無所有
道無所生五陰無常道曉無常五陰
無安道解苦義五陰空無道曉了空
五陰無我了無我義則為道矣諸陰
寂然了澹泊者則為道也諸陰無受
無所受義則為道矣諸陰無住亦無
所著無住无著則為道矣諸陰無來
亦無有往無來無往則為道矣有五
陰者計於聖法為假音聲言曰賢聖
而於道法言為友矣其所言辭而無
言辭五陰悉無本皆清淨如來如是
悉了本淨得成正覺故名曰道是故
五陰本淨道亦本淨道以清淨諸法
本淨如今大姊諸陰本淨諸佛世尊

道亦本淨一切本淨亦復自然衆生
五陰本淨亦然故說此言汝則為道
已了五陰則便解道為諸佛道又諸
佛者不離五陰乃成佛道道不離陰
覺了五陰乃号為佛是故大姊當作
此觀一切衆生皆處在道道亦處在
一切衆生道無緣辭故說此言汝則為
道彼從吾我而生四種何謂四種地水
火風也其地種者無我無人无壽無命
等於地種道則平等本無所受故謂
平等水種亦等道亦究竟本末自然
火種平等道為究竟本末無瑕風種
平等道之本末而無所見大姊欲知
如地種者則以此種如来成道水火
風種如来種者亦復如是以此得道
曉了地種水火風種則成為佛故說
此謂汝則為道地水火風諸種無想
於此四大能無思想故曰為道以是
之故說汝是道
彼因吾我便則有眼耳鼻口身意亦
復如是其眼則空了眼自然分別空
者則為道矣耳鼻口身意亦復如是
意則為空解自然空則為道矣眼以

空者不知求色色自然空則為道矣
耳鼻口身意亦復如是意以空者則
不識求諸法無着法自然空則為道
矣眼不受色道亦如是眼無有色六
情亦尒恚無所受又計道者則無心
法如是大姉其眼識界彼於色界則
無所住眼識色界道無所住耳之識
界鼻之識界口之識界身之識界意
之識界不住法界道亦不住心法識
界道無所受猶是之故道與眼識界
無有二耳鼻口身意識界道與意識
無有二界故說此言泼則為道
復次大姉分別了眼則為道矣眼本
空淨若能解了自然空者則為道矣
耳鼻口身意亦復如是本自然空覺
了分別本淨自然空者則為道矣眼
自然空則無所染亦無結恨不見侵
欺除婬怒癡則為道矣耳鼻口身意
亦復如是意則自然其自然者則無
所染亦無結恨不見侵欺除婬怒癡
則為道矣眼則無主則無吾我亦無
所受道亦無主則無吾我亦無所受
耳鼻口身意亦復如是則無有主亦

無吾我亦無所受道亦无主則無吾
我亦無所受又計眼者無男子法無
女人法已解了道無男女法无男無
女則為道矣耳鼻口身意亦無男法
亦無女法道亦如是无男無女如来
覺了眼色無本了无本者則為道矣
耳鼻口身意亦復如是如来覺了意
則無本覺了如是則為道矣故說此
言汝則為道復次大姉其已身者則
無吾我无我無人无壽無命无形無
意無作無受无見無間无取無放无
得無知道亦無我无人無壽无命無
男无女無身无造亦無所見亦復无
有色聲香味細滑之識御一切法乃
為道耳今姉身者愚朴無智身為現
在猶如草木牆壁瓦石其内地種及
外地種如来則以聖達之慧了是地
種逮致正覺故說此言汝則為道復
次大姉其心意識諸思想念心使意
者而有此法無去无来身無所至教
無所到亦無津流亦無筋脉亦無骨
節髮毛亦不住腦亦不住髓亦不住
内亦不住外亦不住中亦無内外

甫

眼亦不住耳鼻口身意亦復不住亦
無所住亦非不住亦不建立亦不離
立亦無處所亦無土地亦無方面無
色無見无授無受无使無教无餘無
著清淨鮮潔則為顯耀其心意識亦
無欲著亦無淨者無有塵倚本際清
淨以是之故亦無欲著無有淨者則
為顯耀便無有身以是之故亦無欲
著無有淨者如是大姊陰種諸入自
然為道道亦自然曉了分別陰種諸
入設於己身能除陰種諸入事者則
為道矣所以者何道無憂慼無所危
害心了此者即便是道覺了諸法一
切平等則為道矣文殊師利於遊觀
園說此語時虛空中五百天子皆發
無上正真道意男女大小隨逐上金
光首者於彼衆中有二百人發大道
意六十天與人遠塵離垢諸法眼淨
尒時上金光首歡喜悅豫五體投地
稽首文殊師利足下歸命佛法及與
聖衆淨修梵行奉持五戒其心質直
乃發無上正真道意口宣斯言從仁
之教文殊師利愍傷一切衆生之類

不斷佛教其有人發大道意者亦當
如是道所建立興設法施開化黎庶
又說經法當為洗除惡穢罪業使得
清淨一切諸法乃能寂然而悉澹泊
隨順思惟本悉無異自依貪身為顛
倒事不了平等而習婬色欲從身出
衆生因欲便有塵勞文殊師利猶如
今者諸法非法一切本淨迷惑致令
從因緣會而有貪欲我則能成合集
諸法立於無上正真之道所以者何
一切塵欲從其思想因虛偽起已能
曉了知虛偽者則能蠲除虛偽之事
又聞文殊師利說誼分別所趣塵欲
之事猶如雲霧自然無實欲如燄電
即尋消化欲者如風察於本末而無
所倚欲如虛空度一切界欲如水泡
不得久立欲如鬼變於其中間不正
之念欲如熱病恍惚妄語欲而無實
從緣想興欲如繫縛計吾我故欲無
有形計著身故欲如客來不從本起
欲猗因想隨衆念故欲如曉觀從若
干種而發生故欲無所生從貪羨起
欲無所知從彼我生欲之所生為因

翔

諸陰欲界如鍛因意境興欲如諸陰
用諸入故欲如若影假名色耳欲不
覺了違正念故又復文殊師利計於
欲者若能覺了疲懈之句則能知道
所以者何道無動轉衆生塵勞欲如
破壞分別道故欲者為心心覺了故
欲如琴瑟曉了之故所以者何有道
之誼不壞欲塵以能不壞便順道也
若觀欲者則為道矣所以者何欲入
諸界靡所不至假使佛乘無所有者
而無有形塵勞之欲亦復如是無有
形像欲於諸有而無所有住无所住
這發起已尋則便滅心則自然塵勞
亦然所以者何心不可察誰言能令
心結染癡假使彼心不可觀者塵欲
如是亦不可見無積聚處無有方面
也菩薩大士若能曉了塵勞之法為
貪欲人開化說法不以為猒若教愚
恚及等分人誘導說法不以懈惓設
使文殊師利如我身欲諸貪欲者亦
復如是如我瞋恚及與愚癡一切瞋
恚愚癡之事亦復如是如我塵勞衆
生塵勞亦復如是譬如大火恚燒草

木賢聖慧火燒除塵勞辟如日光照
明衆冥不與冥合聖慧如是蠲除塵
勞不與俱合辟如風行不著一切山
與樹木行智菩薩亦復如是不著一
切塵勞之欲辟如劫盡燒諸有乘不
燒虛空行慧菩薩亦復如是燒諸愛
欲不與一切塵勞俱合辟如淨水不
與穢合菩薩如是不與塵俱辟如虛
空受持於地智慧如是不與欲雜辟
如大風壞鐵圍山菩薩如是以智慧
事吹散諸欲辟如有爲名究焰氣乳
與水合則爲一類菩薩如是以聖智
慧遊除塵勞化令明喆合爲一慧辟
如須弥北方天下與諸親里不爲放
逸在於樹下而自分別菩薩如是智
慧之明見衆人根而爲分別文殊師
利吾身如今不畏欲塵亦無所難所
以者何我曉欲塵本悉淨故又被菩
薩大德之鎧勇猛精進無所憚難辟
如怯人求於援者如此之類不爲勇
猛鬬士大士亦復如是離於欲者不
爲菩薩辟如有人爲賊所壞不爲猛
將鬬士如是壞愛欲者不爲菩薩辟

如人以清水明珠著濁河中尋時即
清不為垢濁之所染汙菩薩如是在
於愛欲塵勞之中不為瑕穢之所染汙
尒時上金光首嘆說此已復問文殊
師利何謂菩薩無有塵勞荅曰假使
菩薩見於起意若見滅意不當謂之
為菩薩也辟如有限覩捴持者不當
謂之獲於無量如是菩薩若覩塵勞
意有起滅非是菩薩無塵之謂無塵
欲者不見有塵不見結恨無見不見
遠離想念乃謂無塵設使行者其心
意識而得自在一切所有無泥洹想
所以者何心無欲塵想念之緣便得
自恣也於諸善惡亦復如是所行無
行有為無為有形無形一切知之生
死塵勞有餘之垢目察於色耳聽音
聲鼻香舌味身更心法若得定意志
在澹泊於愛欲塵則無垢穢尒乃名
曰無有放逸号曰無業而无所習斯
之謂也無塵勞者離於有為及無為
哉乃無瑕疵復次大姉假使菩薩身无
塵勞則能度脫他人欲垢如来說此
為無塵勞拯濟他人塵勞之欲導修

菩薩乃為精進女又問言何謂菩薩現在目前精進者乎文殊師利荅曰觀於空無而不退轉衆生邪見則興大哀觀於無相而不退轉衆生有相則以慜濟觀於無願而不退轉衆生貪願則以慜濟觀無所行而不退轉衆生著行則以慜濟觀無所生而不退轉衆生生死則以慜濟觀無所起而不退轉衆生起滅則以慜濟觀聲聞乘獲聲聞果使不退轉觀緣覺乘獲緣覺果使不退轉觀菩薩乘則以慜哀一切群生是為菩薩習平等行精進之事辟如丈夫行入巨海起進極遠乃致衆寶如是大姉正諦觀察空無相願及無所行不生不起聲聞之乘緣覺之乘令難進者至不退轉乃離因緣又如有人入大戰中使難進者將護忿諍令無所害致為難也如是大姉其諦觀察三脫門者不失善權其難亦尒

女復問言何謂菩薩為權方便文殊師利荅曰權方便者知其時節不捨恐畏生死分部泥洹伴黨權方便者

示恐懼門謂生死門泥洹之門空無
之門所見之門無相之門無願之門
彼所想門無所行門精進本德遵行
之門無所出門現世之門無所立門
陰種諸入無所起門無所滅門典所
行門澹泊之門開化衆生導示之門
法界之門護正法門聲聞之門縁覺
之門説佛道門度佛道門若使菩薩
見恐懼門者於一切門而無所著是
則名曰善權方便取要言之貪欲門
哉離諸愛故瞋怒門哉離於結恨愚
癡門哉離於不明塵勞門哉離於穢
濁諸趣門哉無往來故是為菩薩善
權方便至於一切愚夫行門所學無
學縁覺菩薩如來之門其能曉了此
諸門者是則名為善權方便
尒時世尊在靈鷲山遊泉水邊而以
經行賢者阿難侍從俱焉於是世尊
則以遥讃善哉善哉文殊師利是為
菩薩奉習平等現在目前善權方便
精進之行如仁所云等無差特也於
時以此善哉之音即得普告三千世
界其聲悲周六反震動則無央數天

龍鬼神揵沓恕阿須倫迦留羅真陁
羅摩休勒人與非人釋梵四王聞善
哉音皆受告勑往詣佛所稽首足下
退住一面各白佛言向者大聖為何所
讚乃告三千悉見蒙勑大千世界六
反震動世尊荅曰天子欲知數文殊
師利有所勸化也又問今者所遊佛
言於王舍城東門之下在中街路為
上金光首廣說經法談論所趣天子
汝等往求法詣時天龍神揵沓恕阿
須倫迦留羅真陁羅摩休勒人與非
人釋梵四王一切僉然共詣文殊師
利談所自現半身而雨天花悉皆周
遍王舍大城於彼世時諸天見人人
見諸天各自安隱無諍訟者又王舍
城無數千人各取諸天所散之花貢
詣文殊師利時阿闍世王與四部無
後宮婇女大臣百官從諸小王俱共
往詣文殊師利又諸尊者及長者子
太子群臣見上金光首威儀耀赫諸
根澹怕破壞塵勞離於顛倒殊妙之
德而自莊嚴見已如是不復與發貪
欲之想

尒時文殊師利告上金光首今者衆
人普来集會以何等故無復涂著前
所欲塵今為安在女白文殊師利一
切衆生塵勞之欲則建立志慧脫本
際住於法界無本之處無本如此而
無老特無生无滅亦無所處又彼塵
欲則為本淨分別平等又問女曰何
謂塵欲而為本淨荅曰無想不想无
應不應以此塵欲則為本淨塵從順
行而無所起則為本淨當知塵欲因
客遊来曉了空慧與道同居无相之
慧無願之慧本淨之明而俱同居寮
此一切恚無所有辟如虵虺含毒害
人若有人来而賣良藥能消恚毒虵
這見藥毒即滅除男女大小知毒歇
盡恚共戲弄著棫膝上無所傷害亦
不螫人如是人者本末曾聞法律之
時念於不順所見顛倒處於塵欲為
之所燒已身貪欲自著顏色已能觀
了色如聚沫則知身法猶如幻化分
别戲樂若如於夢已解愛欲若如水
泡命如朝露万物無常曉了諸陰皆
同惱恚知身不淨恚為空無觀一切

大淨法門經　第十八張　[illegible]

法皆無吾我正諦思惟本末悉虛不
毀他人不自稱譽亦不自縛不縛他
餘今我從仁聞所說法尋即信樂便
得解脫是故眼視無所染著所以者
何省仁之說應其所作而處塵勞如
是計塵亦無欲垢誰能見者
尒時上金光首白文殊師利一切大
會諸天人民將無恐懼唯為分別如
應說法令諸天人曉了塵欲本悉清
淨慇哀一切使發無上正真道意文
殊師利答曰欲塵本淨信樂者希所
以者何用不覺故覺塵清淨則成道
矣譬如無生之火不能燒人如是當
知無想之念不行吾我也如所興火
還自燒己如是當知思想之念塵勞
貪欲造生死身如木生火其焰遂盛
如是當知邪見顛倒興起塵勞三界
然熾如火滅後無復焰光如是當知
倒見已止塵則不起即於三界不興
勞垢如百千歲火滅不然人不疑恐
畏於冷灰如是當知雖若干劫習欲
塵織已解觀之無所積聚如火滅盡
不可施用慧明澹怕塵勞不興如身

中火温熱雖盛則無所燒如是計之
其心本淨顯耀之明客塵欲起終不
染汙心之源除也於是文殊師利復
問其女又當云何觀于色身荅曰猶
如水中之月影也又問云何觀五陰
體荅曰猶如無化如来之化也又問
諸種當云何觀荅曰猶如水火二界
也又問云何觀諸入事乎荅曰猶如
無施因緣罪福所行也又問云何觀
此諸會荅曰而悉照曜會者心性又
問云何還觀尒身荅曰猶如吾之父
母平等定者而無有二也又問云何
以觀吾身荅曰猶如生盲不見諸色
又問云何曾聽此法乎荅曰已聞是
法如幻師化化人所聽也又問云何
汝豈為發無上正真道乎荅曰吾則
是道無所志求又問云何為奉行於
施度無極乎荅曰修一切度捨諸塵
勞也又問為具足戒度無極乎荅曰
所具足者周滿如空也又問為奉行
於忍辱乎荅曰所可遵修一切諸法
無起無生又問為懇懃精進行乎荅
曰修行諸法無所至湊也又問以為

建立寂度無極乎答曰建於法界住
無所住也又問為已具足智度無極
乎答曰志無憍慢心不自大也又問
為行慈乎答曰以為曉了一切衆生
志無所有又問當於何求大哀菩薩
乎答曰當於衆生塵勞中求所以者
何大哀菩薩欲得制御衆生塵勞則
發無上正真道意也又問行喜菩薩
當復何求答曰己心真實志性清淨
化諸憂慼是菩薩喜也又問菩薩行
護云何具足乎答曰衆生所諍變鬪
之事具足化之使至安和又問何謂
為諍答曰蠲除無實虛偽塵勞志建
佛道者也又問與誰共諍答曰與外
衆邪異學心不同者也又問衆邪異
學為何所是答曰見他所興不能忍
辱而自隨者也又問菩薩忍辱何所
志趣答曰開化一切衆生之故也所
以者何若不開導何謂忍辱化衆生
者無瞋結恨亦不憂慼則為忍辱又
問何謂危害答曰積累德本為憂惱
事是為危害又問何謂無害乎答曰
諸界不憂則為守仁此謂無害也又

問何謂菩薩選擇戰鬪荅曰選擇諸
法無所獲故又問云何菩薩降伏衆
魔荅曰無所著故不滅塵勞所以者
何菩薩降伏五陰不與塵俱以此勝
魔菩薩降塵不汙本淨究竟本末曉
了諸法開化衆生除老死患告諸天
子文殊師利菩薩者則為已離一切
之智諸通慧想也又問女言云何菩
薩開化衆生荅曰尊兼善權修行智
慧又問云何菩薩建立群生荅曰建
立己心之慧聖達菩薩乃能開化一
切群生又問今女說法此之衆會悉
善聽受也荅曰此不為善聽受者也
所以者何有彼我想而反勸耳立於
識故也又問云何聞法為善聽者荅
曰設能信已如夢其說經法如幻師
化了聽假音不著其聲不造解脫有
二事者是乃名為善聽受法也又問
云何聽承法理荅曰文殊師利歸命
法者也

尒時上金光首承文殊師利童真建
立威神亦已本德所修智慧於衆會
中如應說法万二千人皆發無上正

真道意五百天子宿殖德本志菩薩
乘者得不起法忍三万二千天與人
遠塵離垢諸法得法眼淨女說法已
心懷欣豫則自逮得柔順法忍即便
投身文殊師利足下自歸唯願至聖
聽我之身得為沙門加哀濟脫不順
之念衆人所行皆非賢觀也時文殊
師利言菩薩不以除已髮者為是出
家也所以者何其能斷滅衆生欲塵
使修精進乃是菩薩之出家矣菩薩
不以自被袈裟為是出家也袈裟名
者晉曰去穢當去衆生婬怒癡垢令
無瑕玼常行精進乃是菩薩之出家
矣菩薩不以自奉禁戒為是出家謂
化衆生令守謹慎乃是菩薩之出家
矣菩薩不以自處閑居為是出家也
假使五趣隨諸群類悉能建之立慧
閑居乃是菩薩之出家矣菩薩不以
顏貌形容威儀禮節為是出家也化
諸黎庶勸立慈哀乃是菩薩之出家
矣菩薩不以興己功德為是出家也
勸顯滋茂一切衆生殖德本者乃是
菩薩之出家矣菩薩不以濟己志於

滅度為是出家也解脫一切衆生心
性令致滅度乃是菩薩之出家矣菩
薩不以除已塵勞為是出家也滅去
一切衆生塵勞乃是菩薩之出家矣
菩薩不以偏護已身獨守其心為是
出家也將護一切群萌心志乃是菩
薩之出家矣菩薩不以自脫已者為
是出家也度脫一切群萌往反乃是
菩薩之出家矣菩薩不以濟已生死
之患為是出家也度脫一切生死之
患乃是菩薩之出家矣菩薩不以志
樂泥洹為是出家也具足一切諸佛
之法乃是菩薩之出家矣加以大哀
愍濟衆生不見他短不說其闕讚叙
彼人篤信之德開示信行以施一切
此之謂也其出家者依倚他人為菩
薩者無所依倚女問文殊師利何謂
出家依倚他人則荅女曰其出家者
依倚禁戒不以緣戒為出家也女欲
知之志於禪定意不放逸出家依慧
不隨惡友遵修脫門是為出家心未
解脫不為出家又問何謂菩薩不依
他人荅曰不信異人則為無倚亦不

消息察他顔色有何智慧從其受明
彼等之人有何異德當從獲致諸通
大慧亦於己身無所悕求此則名曰
不倚他人文殊師利說此出家品時
五百菩薩各脫身衣珎寶瓔珞悉共
奉上文殊師利皆說此言聞尊所論
出家善教吾等亦當從此正義尋如
是行具足出家
於是文殊師利謂上金光首若當還
復上駟馬車與畏間長者子俱為開
化說此則是汝出家之行也時大衆
人各心念言豈離欲者與有欲人而
俱處乎女尋則知衆人心念便荅大
衆為分別說離欲菩薩與有欲人衆
生之類而俱出生欲以開化令清白
故諸人欲知菩薩離於瞋恚愚癡便
與瞋恚愚癡群黎而俱遊生欲以開
化施慈與明設使菩薩已離塵勞便
與貪欲群萌俱生開化一切遊逸之
類喻如人者母子共處無所染汙菩
薩如是常與一切衆生俱會無所染
汙辟鼓琴人及神呪師雖習所欲則
無有欲菩薩如是處於三界想念之

中如神呪術無所染著於時上金光
首逮得時節獲致法誼至於光明離
諸窈冥覩見塵勞開示真諦則前稽
首文殊師利足下繞之三匝還復上
車則說頌曰

本性為清淨　貪欲不能汙　則無有瞋恚
常遵脩慈心　亦不有愚冥　起智慧光明
至德以如是　然後乃上車　前隨畏闇子
而習為放逸　吾本貪欲意　今者為所湊
諸恐畏難者　財利之貪欲　上車以離此
故舉聲歌頌　辟如純厚陰　降雨潤於地
則蔽日宮殿　使人眼不見　其耀不為冥
亦無奪明者　客雲之所為　令光不顯現
愚者心本淨　客塵亦如是　由想不覺了
覆蔽智慧光　討彼明達者　不為有處所
已蠲除塵勞　則号為智慧　智慧不憍慠
心淨無損減　推之無從來　去亦無所到
從念不順正　則有塵勞欲　已應如法念
便趣無所至　名無有處所　而無有受者
則亦無所生　亦無有滅者　不施無所斷
亦不倚他人　使裁此正法　微妙甚清淨
辟如油然燈　照入諸窈冥　討彼闇昧者
不知所歸趣　智慧亦如是　滅除衆愚冥

不覩塵勞處　順念成所来　猶如有良醫
療治於衆病　不令身增減　亦無所忘失
病則是遊客　其疾已滅除　亦無有異習
不知所去處　溥首亦如是　上軟之音聲
覩衆生厄疾　若干以療治　除垢令清淨
趣之智慧門　有所造變者　非法不為論
令此五陰者　及與諸種大　衰入已顯現
本無有老特　是輩逼前時　有毒瞋恚俱
今則無傷害　亦無若干變
於是上金光首在於車上與長者子
畏間俱如是比像詣於清淨遊觀之
園文殊師利而說經典一切衆會歡
喜踊躍其心開解亘然明達咸志言
曰當共俱往奉詣如来聽所說法捨
遊觀處至佛精舍
尒時上金光首與長者子畏間俱在
遊觀園散花燒香莊嚴寶盖辦飲食
饌作倡妓樂而相娛樂雜和擣香以
自芬薰於時彼女觀長者子及来會
人意以滿足神通之力自化其身應
時終亡顏色變惡猶如死人眼耳鼻
口膿血流出身體瘥爛不可復視口
中臭氣淳淳腥穢一切毛孔惡露皆

出其腹潰壞腸胃肝肺脾腎五藏屎
尿髓腦悉為流溢青蠅飛集周匝共
食時長者子見此女身變狀如是怖懅
不安欲求自歸濟脫是患今遭難難
無極之恐當從何所免大憂煩各懷
二難凡夫之士見衆瑕穢已之罪咎
將無帝王阿闍世知危害我命一切
眷屬及諸會人悉共驚怖志懷戰慄
各各諠言當於何求天龍鬼神若揵
沓惒沙門梵志援脫大厄其長者子
德本不絕已聞文殊師利說經當所
施行而不曉了於時文殊師利童真
威神所立令園樹木自然聲出讚說
頌曰
如今年少見　諸法自然數　三界虛無實
如幻師現化　愚癡所迷惑　朽肉之塗覆
愚想彼虛偽　愚者生染汙　辟之如畫瓶
中滿盛不淨　而人不分別　戴著頭上行
已知中所有　破壞則悉現　不淨自流出
無奇乃迸走　無智亦如是　志染著女色
覩見像顏貌　愚想以自汙　年少今當觀
開化自然身　明者豈著此　瑕穢之臭惡
年少莫恐懼　無得長虛偽　仁者前所集

諸法自然尒　世尊之興出　施恐使無畏
号謂釋師子　講說上妙法　愛欲非常久
猶如電忽現　雖靚無有實　慧者無所著
辟如流河水　欲取上聚沫　彼無有作者
亦不成報應　名色亦如是　而無有造作
因有罪福緣　便生報應果　少童今自見
顔貌為所湊　不淨何從来　令人懐恐懼
此法無處所　去亦無方面　無往亦無来
自然而化現　彼無有作者　亦復無受者
造法無所受　如幻無有形　放逸於他身
年幻因生畏　當自觀已體　亦是其比類
猶如夢中戲　歡喜而踊躍　一切諸所樂
如夢已便覺　年少便可往　詣於釋師子
世尊大聖人　挽拔恐懼根　計於父母者
親屬及知友　不能為仁者　蠲除此患難
唯有諸世尊　能加施無畏　當至歸命佛
及法與聖衆　諸天揵沓和　人民悉稽首
則離一切難　便獲大利安
尒時長者子　聞斯頌已歡喜踊躍善
意生矣則以衣裓盛女死屍棄藥樹
間而捨之去
於是世尊欲以開化彼長者子從身
放光其明普照摩竭國界尒時年少

遥見如来與比丘衆圍遶説法如日
出時道路自然現若干變微妙巍巍
寶為欄楯而散衆花其天帝釋則在
前立宣歎之曰年少善利為獲福慶
乃能發心而懷歡豫欲見如来具足
佛身如是比類歸誠諦路欲覲如来
之光顔乎故發行也時彼年少聞此
勸讃即與天帝俱詣佛所帝釋復以
大意之花用與年少言取此花散如
来上則使取花供散世尊稽首佛足
右繞三匝前住白言今自歸佛及法
聖衆以是德本勸助無上正真之道
唯然大聖有放逸女上金光首國王
所識郡縣州城尊者見知實與戲樂
詣遊觀園則於今日顔貌變悪即時
壽終捨諸一切宗室眷屬發大恐懼
將無國王推理問之佛言且止尒以
貪欲而懷恐懼吾當施汝至無畏難
歸命佛者不當復懼所由致恐當斷
其根又問恐懼何因致之世尊荅曰
因婬怒癡而致恐懼用是我身憍高
自大而覲顛倒與恩愛會計于吾我
倚於所有眩愛慳貪掐致鬬諍自見

其身為縛著故無常常想苦為樂想
無身身想空見實想受於五陰以為
業故觀四種大來諸衰入恚處所故
不察身瑕樂壽命故以是致恐當墮
此意也汝見彼女身壞爛乎對曰已
見佛言年少一切諸法皆當別離為
勤苦患無有常者愚癡貪之亦不久
固如是成就便復散壞罪福報應多
危少安色如幻化亦復如夢如野馬
現渴者為惑色猶如影行照忽過辟
之鏡像因緣所合罪福報應便復滅
沒若水中月因成尋敗如響無言緣
對致之行若陰影須臾便消猶如捲
手屈即舒散悉以本淨自然而興辟
若如風不可護持虛偽無實亦无所
著恍惚為虛因意造名而共相成一
切諸法如是無主則當於彼莫樂貪
著也於年少意所趣云何貪欲之習
思想所湊白世尊曰愚人凡夫思想
端正淨妙姿顏便起貪欲於賢聖律
法教經誼觀之瑕穢無所貪美若不
思惟正諦真實則習貪欲追逐放逸
佛言善哉如年少言貪欲之習志性

若此當棄邪想心思如順遵修其業
莫復為也已離我見觀彼平等又問
世尊何謂菩薩心思諸法常如應順
佛言年少若能思惟分別貪欲瞋怒
愚癡及諸塵勞本悉清淨是則菩薩
求佛道也譬如年少有形之物為婬
怒癡菩薩如是曉了一切分別諸法
自在所遊其三毒者則無有本亦無
所住如無主屋其屋內外澹泊虛空
以離吾我我人壽命便應无相所著念
者便蠲除矣以去所著即為無願志所
喜樂恩愛悉除無有諸行亦无所造
婬怒癡性本皆清淨菩薩如是能悉
曉了一切諸法而得自在假使菩薩
習如應順遵修法者諸所發意則為
道矣所以者何設了已心則了如心
覺了分別解一切法則無有色亦無
有影則無教令自然如幻其於內外
而相依倚亦為道矣為菩薩者无有
異道當所施行自曉了心所以者何
若能曉了覺已心者則能解知一切
眾生心之所存已心寂寞眾生之心
則為澹泊已心本淨眾生之心亦復

清淨已心鮮潔衆生之心亦復鮮潔
已心離欲衆生之心則亦離欲已心
無怒衆生之心則無恚恨已心無癡
衆生之心則明無癡已心無塵衆生
之心則無勞穢若有曉了如此事者
是為覺知諸通之慧一切智矣如是應
順遵修行者為菩薩也近於本淨則
知一切衆生心念假使復為有所好
樂客想塵勞依心為垢則不當猒修
行法觀設使有人曉了是者客塵勞
想則無塵勞佛說是已應時長者子
畏間逮得柔順法忍上金光首見長
者子以蒙開化順從律教則與五百
玉女眷屬鼓天琴瑟而作伎樂往詣
佛所稽首足下右繞三匝退住佛前
尒時文殊師利謂畏間長者子為識
此姉不荅曰已知之矣又問云何知
乎於是畏間長者子報文殊師利而
說頌曰

色者如聚沫　痛痒泡起須　了想如野馬
吾曉知如是　行虛猶芭蕉　識者辟如幻
名号假客来　吾曉知如是　身駛無可貪
等如草牆辟　其心不可見　吾曉知如是

彼無吾我人　無壽无有命　諸種合為身
吾曉知如是　無有此婬怒　愚癡則无處
清淨無塵勞　吾曉知如是　愚者作迷惑
逆念為顛倒　明達无所染　吾曉知如是
猶如藂樹間　女身之臭穢　彼色為自然
吾曉知如是　本無當來生　終沒與現在
興起無所有　吾曉知如是　歎首當聽之
誠諦解脫者　則免濟瑕穢　乃為煩進退
不始亦不終　而現於生死　開化立衆生
誰不發道意　如吾貪婬恚　不正諸塵勞
一切法無本　善哉經之要
於是世尊應時而笑口中則出五色
之光照於無量諸佛國土還繞三匝
從頂上入賢者阿難即從座起更整
衣服右膝著地叉手白佛何因緣笑
諸如來至真等正覺未曾虛笑必當
有意佛言阿難汝為豈見上金光首
乎對曰已見天中天佛告阿難文殊
師利乃往古世勸化此女使發道意
今於其所而還聞法尋則獲致柔順
法忍汝復見此長者子不對曰唯然
佛告阿難吾本前世而勸化之使發
道意今復從佛而還聞法尋即便致

柔順法忍佛告阿難上金光首過九
十二百千劫已當得作佛号寶光明
如來至真等正覺明行成為善逝世
間解無上士道法御天人師世界曰
寶蓋劫名寶成尒時國中飲食衣服
所居屋宅猶如第二忉利天上其佛
國土無復異寶而出生者則以菩薩
為珎寶矣又彼如來壽命無量得佛
道已其時畏聞長者之子當為菩薩
名德光曜奉持世尊所演法教其寶
光明如來未滅度時授德光耀菩薩
之決乃般泥洹是德光曜菩薩開士
吾去之後當得作佛号曰持焰如來
至真等正覺其佛國土等无差特尋
適授此族姓子決應時三千大千世
界六反震動其大光明普照世間於
是具足授諸決時則八千人因發無
上正真道意賢者阿難前白佛言唯
然大聖斯經典者名為何等云何奉
持世尊告曰名為大淨法門品文殊
師利勸助戲變又名上金光首本之
化應當奉持之宣亦一切佛說如是
賢者阿難年少男子及與女人文殊

師利童真諸天龍神阿須倫聞經莫
不歡喜

佛說大淨法門經

壬寅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彫造